

曹桂林 著

全国风靡上市

珍藏版

《北京人在纽约》续集

王起明回北京



朝华出版社

曹桂林 著

王起明 回北京



朝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起明回北京/(美)曹桂林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3. 8

ISBN 7-5054-0803-8

I. 王… II. 曹…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283 号

王 起 明 回 北 京

作 者 曹桂林

责任编辑 刘英武

封面设计 王 志

责任印制 赵 岭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
(010)68413840/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字数** 295 千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张** 12.75

开 本 大 32 开

印 数 00001—100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7-5054-0803-8/G·0236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 子

每次回到北京，都喜欢和几个老友聊聊，特别是姜文，我喜欢和他一块儿聊天。我喜欢他的跳跃思维，喜欢他的没边儿没沿儿，喜欢他的云山雾罩，更喜欢他的嘴巴拳头窝心脚。

和姜文聊天不累，他兴致一来，你根本插不上嘴，他从不关心你的存在，好像压根儿就没你这么一个人。

姜文聊天爱动弹。像是坐住了，话就说不出来。有时，他溜达到窗口，对着窗户说几句；有时，他溜达到门口，对着门框聊一会儿；有时，他走到墙角，对着墙角嘟囔一会儿。有时，他抽不冷子，停住脚步，对着顶棚喊上一阵子。这倒也好，你省嘴，省唾沫。好玩儿，不累。

和姜文聊天，有时候又觉得很累，不好玩。他振振有词地说正话，你得反着听；他煞有介事地说反话，你得正着听。这些我倒还能适应，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因为这基本算个规律。累，不是这些地方，累的是，他聊着聊着爱发火。你会纳闷，他这是跟谁呀，周围没什么人，跟你？你也没招惹着他，那是跟谁呢，天知道。比如，人们早已习惯了的现象，他

说是邪事儿，不正常。比如，人们已确认的至理名言，他说是歪理，不正确。这不是成心麻，成心叫板吗？没错儿，他有点爱叫板。好在，他不是跟人叫，他是跟墙角叫，跟顶棚叫，是跟窗户冷杈子、大门框子叫。这谁管得着哇，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呗。

虽然，你叼着烟卷，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瞧着他疯，看着他乐。可脑子里，却对他产生出不少的怜悯。

最累的还不是这些，最累的是，你的思路，还不得不跟着他一块儿走，琢磨着他的那些话。因为在那些话里有闪亮的东西。那些一闪一闪的视角，那些一惊一惊的言辞，逼迫得你，不得不绞尽脑汁，反复地思索。思索着那些话，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说累不累？

姜文聊天爱起急，一起急就爱眨眼睛。我就怕他眨着双眼，结结巴巴的，连他自己也听不明白，说不明白的时候，他就该问你了，轮到你说活了，你就说吧。可他并不在乎你说的对与不对，也不表示赞同与不赞同，只是狡猾地冲你笑笑，再说上两句脏话，完事。你可别认真，更别在意他的脏话。肯定的，他骂的不是你。

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和他一起聊天。

二〇〇一年初，我刚一下飞机，就跟他通了个电话。

“你回来啦？”他问。

“啊，我回来啦。”

“明儿上我这儿来，我请你吃饭。”姜文正经地说。

“得了。”我痛快地答应着。关上电话，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想，怪，怪事，请我吃饭？饭倒是和他吃过几回，可不是别人付账，就是我掏腰包，没见他这么主动过，八成他是有点事儿



儿吧，我想。

我按时赴约去了他家。

姜文的书房不算很大，南墙和西墙上都是书架，书架上整齐摆放的都是精装本的中外名著。名著上头尽是尘土。看样子，没什么人翻阅过。可是，桌子上、茶几上，乃至沙发坐上，沙发背儿上，甚至地上，堆着的全是些杂书。那些杂书，有的叠着一半儿，一定是正在读阅，有的书已经被人翻烂。

“我喜欢杂书。”他说。

“我喜欢演杂人。”他又说。

“哪一类人归杂人哪？”我问。

“就像你这样的。”

我瞥了他一眼，没答他的茬儿。把堆在沙发上的杂书挪了挪，腾出个地方，坐了下来。

“你还别不爱听，杂人，杂人怎么了？杂人才是人物，是真正的人物。”

“噢？”我点上了烟。

“我告诉你，你就是人物，而且还是个不小的人物。”说完，他坐到了我的对面。

我是个不小的人物？逗。我心里有数，他是在晕我，这不是一回了，又拿我当孩子耍哪，心说。

“我可不是在晕你。”他看出了我的心思。

“没外人，咱们直截了当一点吧。”我说。

“我没兜圈子，说的是正事。”

“什么正事？”

“什么正事，你挺机灵的一个人，怎么犯起糊涂来了。”他慢慢地点上了一支烟，卖着关子。

我不慌不忙地抽着烟，静静地等候着他往下说。

“都说《北京人在纽约》，是歪打正着。”他深吸了一口烟，拉开了架势。“你自己也这么认为，其实不对。天底下，没有歪打正着的事，歪打怎么能正着？正着的事，那就是对准了目标来打的。你敢说，你写这本《北京人在纽约》，就没有目的？是瞎猫碰死耗子？这，蒙别人行，蒙我不行。”

“那你说，我存的是什么心？”

“太清楚啦。写本书，出个名，为你回头上岸做准备。因为你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虚的是真砍实凿的。中国的钱越来越多，机会也越来越多，你打算回来分得改革开放的美羹，想在中国赚大钱。这本书，就是你回头上岸的垫脚石；这本书，就是你杀回马枪的敲门砖。甬脸红，拉下脸来，就说我说得对，不就得了吗。”

我得承认姜文太鬼，鬼得叫人难以承受。我的这点阴暗心理，还从没被人这么抖搂过。不过，以前对这些想法，也从没认真去梳理，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楚这到底算不算心理阴暗。今儿，被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好像就是这么档子事吧。心里这么想的，可嘴上不愿这么承认。

“我可想不了那么远，没那么多心计。”我说。

“甬遮着盖着，这有什么错？这就对了。”

“你真够鸡贼的。”我奸诈地肯定着他。

姜文往沙发里一仰，吐了口烟，得意起来：“说真的，我特佩服邓小平，他让你们这帮人，由着性子走，撒开了跑。就知道你们早晚得回来。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这么打算哪？多了去了，瞧见没有，现而今眼目下，出现海归头了吧。”

“归头？”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但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就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小声说：“你的意思是……”



“明白了，就快点写。”

“二起楼子？再火一把？”我眼睛里闪着亮儿。

“火不火的，先甭管那么多，反正我就想演个人物。”

“写什么，怎么写？”

“怎么写，这玩意儿，你呀，你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高。编出一个情节曲折、起伏跌宕的故事来，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大编剧，变成一个大小说家什么的。你甭惦记那个，那没什么用。你呀，你该写什么就写什么，跟原来似的，别藏着别掖着，想到哪就写到哪，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学着写戏、写小说。”

“那成什么了，那不成豆腐账了吗？”我说。

“豆腐账怎么了，豆腐账就够啦。你呀，你瞒不了我。你的那本儿豆腐账就是戏。”

姜文看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他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兴奋地说：“我有个计划：往后，咱每隔五年六年就来他一回，还是连本儿的，瞧见过电影 007 吧，没结没完的。你写一本儿，我就演一本儿。这事，这事要是鼓捣成了，你琢磨琢磨，你还得了吗？你的名字将在历史上……”

“行了，行了，接茬儿晕我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想想，王起明这个人物，不仅有延续性，又有特殊性。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哪热闹他奔哪去。纽约挨炸了，王起明心血来潮，热热闹闹地在北京集资。他计划着，在纽约重建两座世界贸易大楼，他打算承包下来，因为他要把这两座楼，设计成带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红砖，绿瓦，高屋顶。阿富汗开战了，王起明又蓄起了大胡子，潜伏到拉登身边，帮助美军搜集情报，不料入狱，后被美中反恐部队营救，一见到五星红旗，跪在地上哇哇大哭……”

“你，你这不是让我瞎编吗？”

“别闹，刚我说到哪啦？”

“你说王起明留大胡子了。”

“对对，他是留起了大胡子。后来，后来世界杯赛完了，他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整齐地就又去了巴西，找到罗纳尔多，跟他商量着……”

“你到底是要瞎编的，还是要豆腐账的？”我急了。

“啊？对，你对，来本儿豆腐账的吧。没错儿，如实写，是得如实写。”他忽地一下，又平静下来。

“如实写，那不写成交代材料了吗？”

“对了，交代材料就对了，你得老老实实在地给我交代，这些年，你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他忽地一下，又愤怒起来。

这都哪和哪呀，整个一个没谱儿。

我呀，不听他的，我还是照着我的路子，写点儿正格的吧。



王起明发动起汽车。他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纽约的天儿，还行，不怎么太阴，等会儿太阳露头，也就该放晴了。他挂好了挡，一踩油门儿，上了 495 号高速公路。

开了将近一个小时，远远的，他就看见了那座高高的、结实的纽约移民局办公大楼。

王起明把车停到了移民局的停车场，他关掉了发动机，可没立即下车。他向右伸着脖子，对着后视镜，整了整领带，又理了理头发。他觉得对了劲了，就下了车，下了车后，又拉了拉新西装的下摆，弯下腰去，还擦了擦新皮鞋上的灰尘。这时，他直起了身子，找了找感觉，精神抖擞地，大踏步地向着纽约移民局办公大楼走去。

为了应付这次入籍考试（美国人把这叫 INTERVIEW），他伤透了脑筋，熬红了眼。几个月来，整个脑子就像是开了锅的蒸屉，又烫又闷。你想想，试题一共是二百多道，从上议院、下议院的职能，到你所在州，州长的政治主张。从大法官与两院的隶属关系，到总统职权的权限范围，等等，等等。这

对王起明来说得多难哪。实在是难为他了。自从到了美国，整天为那点儿理不清、做不完的小生意忙里忙外，奔来奔去。这些个事，别说懂，就连听也没听说过。当然了，要是真的让他去学，他也学不进去，因为他看字儿有麻烦。不是因为他眼睛不好，而是他不太认识外国字。

如今，后悔是来不及了，只能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

三个多月来，他天天跟和尚似的，大门子不出，二门子不迈，水不怎么喝，饭不怎么吃，盘腿坐在地毯上，有时也坐在床上，前后晃动着身子，口中念念有词，反复地背诵着这些新鲜玩意儿。你别说，他还真能，二百多道入籍考试题，生生地，让他给死磕下来了。身上的十几磅肉，也生生地掉了下来。

他干嘛这么玩儿命？他没法不玩儿命。他算了一笔账，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几十年，把一辈子最好的光阴、最好的精力都扔在了纽约这个地方，钱没赚着大的，苦倒吃了不少，这实在是太不合算。他想，什么都没得着，那可就太冤了。太冤的事谁能干哪，好歹我得图他一样，怎么着，也得弄他个美国人当当吧。当个美国人，拿本儿带老鹰的蓝皮儿护照，甭管走到哪儿，不是也能牛牛 B 嘛。

王起明快步走上移民局的高台阶，揉了揉那双红眼儿，看了看表，还没迟到。一抬头，瞧见了他的律师，律师已在那里等候他了。

“Hi, Good morning. (早上好。)” 律师向他热情地打着招呼。

“Morning. (早上好。)” 他紧走几步，向律师伸出了手：“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我有个问题。)”

“Go ahead, please. (请讲。)”

“If I don't pass this time, what shall I do next? (假如这次没通过,我该怎么办?)”

“You have no problem to pass, don't be so nervous about it (你没问题,别紧张。)” 律师说。

王起明还想再继续问点什么,可律师催他快走,说这里定下的预约,是过时不候的。王起明心里明白,律师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希望你一次通过吗?他巴不得你多来几次,再多挣你几个小钱。让我别紧张?能不紧张吗?三个月的工夫,十几年的心血,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们泡着玩儿呀。

移民局的大厅里,宽敞,亮堂,又出奇的安静,见不着一个来面试的人。这跟王起明原来的设想不太一样,他以为准是一大堆人,闹闹哄哄地排着队,没命地往前挤。大概是心理的作用,这意外的安静,反倒使他的心跳加快了许多。

“This way, please. (这边走。)” 律师指引着他上了电梯。

“That way, please. (那边走。)” 律师指引着他,走进一个办公室。

“See you later.” 律师说了声回头见,就不见了踪影。

王起明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你今儿感觉怎么样?)” 一位高大的移民官出现在门口,微笑着朝他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热情地招呼着他,并把他请进屋里让他坐下。

王起明虽然很紧张,但他一向讨厌洋人这种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态度。他郁闷,他很烦。

他随着移民官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刚想坐下又直起了腰,慢条斯理地,用指尖儿弹了弹椅子背儿,又弹了弹椅子座,

然后才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实际上，那椅子上没土，哪来的土哇，没别的，他就是想牛牛 B，能跟移民官混出个平起平坐的感觉来。

那个又高又壮的移民局官员，从一个堆满了文件的办公桌旁绕过，坐到了他自己的椅子上，一坐下就不停地，稀里哗啦地翻阅着那堆厚厚的文件。

王起明坐在移民官桌子的对面，听着那叫他心乱的翻纸声，看着那双带毛的粗手指头，不灵活地翻阅材料的动作，他心神突然恍惚起来。一下子，二百多道考试题，好像全都涌到了他的脑门子上。

移民官好像在逗他玩儿。等了半天还是不说话，低着头只顾着翻他的材料。他猜想这个移民官存心不善，他在成心制造紧张气氛，好让他在紧张的情况下答错了题。王起明心说你甬来这套，今儿？今儿爷是有备而来的。

移民官还是不抬头，不理他。

王起明特想抽支烟，可墙上又明明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他有点儿沉不住气，他在琢磨，琢磨着眼前这个大块头，将会怎样刁难他，怎样折腾他。二百多道题，他会是顺着问呢，还是会倒着问，还是抽冷子从中间问。管他呢，爱怎么问就怎么问，反正背得已是滚瓜烂熟了。

王起明的脑子里，这会儿像是开了锅，两百多道入籍考试题，跟拉洋片似的，一会儿正着走，一会儿倒着来。有点乱，他觉着有点儿乱。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考官突然问。”

“Yes. (是。)”

“How many colors on the flag? (国旗上有几种颜色?)”





“Three. (三种。)”

“What are those colors? (都是什么颜色。)”

“Red, white and blue. (白, 蓝, 红。)”

“How many stars on the flag? (国旗上有多少颗星?)”

“Fifty. (五十颗。)”

“What color? (什么颜色?)”

“White. (白的。)”

“How many strips on the flag? (国旗上有多少条子?)”

“Thirteen. (十三条。)”

“What do the fifty stars represent? (五十颗星代表什么?)”

“Fifty states. (五十个州。)”

王起明像机器一样, 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Very good! Very good! (非常好, 非常好!)” 移民官不住地点头。

没想到吧, 只要你不出这二百道题, 你就别想难倒我。王起明暗暗地在心里叫着板, 不过, 王起明也知道, 入籍考试不会这么简单。想当个美国人, 哪会那么容易就让你当上? 下面还有叫他头痛的, 也是他最怕的, 那就是拼写。这是他的弱项, 针对自己写字的弱项, 在这次入籍的笔试上, 他下了大工夫, 三个多月主要的劲儿都使在这上了。他测算了一下, 在二百道的入籍考试题里, 生词就占了多一半, 他不下工夫, 不死记死背死磕能行吗。三个多月过去了, 终于出现了不同反响, 现在, 这些个笔试题的拼写他熟透了。以前, 这些个听都没听过的生单词儿, 如今对他来说, 那叫一个熟, 真是熟到家了。

什么叫熟到家了？这么说吧，熟到别说叫他顺着写，就是叫他倒着拼，他都错不了半个字。

“Now, let's continue with the written test. (好，我说你写。)”移民官递给了他纸和笔。

王起明自信地接过了纸和笔。

“I am going to work. (我要去上班。)”移民官员念道。

王起明抬头看了他一眼，心说，怎么着，跟我玩儿邪的，这是那二百道题里的吗？那二百道题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容易的词儿，好在这题不难，也就不跟你计较了。不然，得问问你这算不算种族歧视。他抄起笔，在纸上写了“I am going to work.”

“Two girls and one boy play baseball. (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玩棒球)”移民官又念了第二句。

王起明的笔停住了。干嘛呀，他觉得这是成心，成心看不起我。怎么不出点儿总统和大法官谁管谁，上院和下院怎么限制总统什么的题呀。光弄点子小儿科的题来对付我。也就是入籍的事大，忍了。犯不上在这个时候致气。他耐着性子，忍气吞声地写完了这句话。

考官走到他的背后，微笑地看着他。

王起明以为考官怀疑他会作弊。他想，就这个，用得着作弊吗？

可是，考官并没有怀疑他作弊，只是用红笔在他写的Base-bull（棒球）的球字上，改成了Baseball。

得，坏菜，就差这一个字母，他没想到马失了前蹄。一没留神竟把这关键词写错了，砸了！他想这回可是完了，他非常懊丧，万没想到会有这个结局。本来他应该是知道的，球就是

Ball, Ball 就是球，怎么会因为一时的糊涂，竟把这么简单的词儿搞混了呢。他恨自己，恨自己平时爱骂“Bullshit（屎蛋。）”这句话。也恨自己没把英文里的球和蛋搞准搞细。更恨英文里球和蛋的发音太像。没辙，他得干认倒霉。此时此刻，他感到中文是太科学了，球就是球，蛋就是蛋，谁会把球和蛋分不清啊。入籍考试要是考中文的话，他死活也干不出这种蛋球的事儿来。

“You passed.（你过了。）”移民官站了起来。

Pass? 怎么就 pass 了，什么就过了？王起明没弄明白，pass 这个词儿搁到这儿，准确的意思是什么，他眨着眼不敢有任何反应。

“You passed.”移民官笑着重复着这句话，向他伸过手来。

王起明没把手伸过去，愣愣地站在原地，他拿不准眼前的事。

“Next.（下一个。）”移民官收起笑容，转身对他的秘书喊。

秘书走过来递给王起明一个通知单，通知单上写着的是宣誓的日期和地点。他接过通知单，低头看了看，还是没反过味儿来。秘书打开了门，做了个请他快点儿走人的手势。

王起明一出门就骂开了街，我操，怎么档子事啊，这就算过啦，这，这三个多月。我……他觉着像是被人涮了一回。

回家的路上，王起明得意地抽着烟，慢慢悠悠地开着车。心想这也没什么，涮，你顶多也就涮我这么一回，这种事儿，一辈子还能有第二回吗？甭管怎么说，这籍，反正是入上了。三个多月的劲儿，也算是没白使，亏虽是亏了点，倒也亏不到

哪去。至于宣誓，那明摆着的是瞎掰，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王起明单手扶着方向盘，腾出另一只手脱掉了上衣，一抬胳膊，把新买的西装扔到了后座上，又把勒得太紧的领带松了松。他摇下了车窗，让凉风吹进来，吹走这几个月的疲劳和窝囊。冷风一吹，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他想起了阿春。他要把这一切告诉给她，让她高兴。他要把成为美国公民以后，准备做的大事情告诉她，叫她有个惊喜。

入了美国籍以后，回北京做生意的打算，是他由来已久的想法。自打跟郭燕闹翻了，分居了，这个想法就定了。虽然阿春一再表示不支持，甚至是反对，可他仍然不死心，暗暗地做着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会听阿春的，他认为阿春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北京。当然了，有一些话他也能听进去，比如她说，中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各方面还不十分健全，万一你在那边出了事，想再回来，可就难了。

王起明是个聪明人，他觉得这话有道理，他急着拿美国公民身份干什么？就是为了回北京做生意有个安全感。阿春说：“拿到绿卡回去还不够安全，因为那只是你在美国的合法居住权，身份仍是中国公民。一旦出了事，处理你，小菜一碟。可美国公民就不一样了，犯了事，大不了也就把你驱逐出境。”为了安全，为了保命，这一点还是听阿春的好。这叫有备无患。

但王起明想，我回北京是去做生意的，我可不是一回到北京，就成心想去犯事儿的那种人。可他又一琢磨，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钱，这玩意儿就很难说了。天底下，什么事儿跟钱挂不上钩哇。大到人命关天，小到偷鸡摸狗，都跟钱扯得上关系。夫妻俩平时过得好好的，因为点钱，就能谈到离婚，哥儿俩平时好得能穿一条裤子，因为点钱，就能反目成仇。我呀，